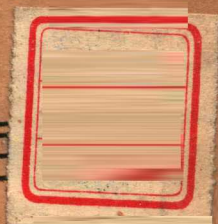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文藝雜論



行印局書華光津



現代文藝雜論

保爾 作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一九三〇年十月中付印

1 — 2000 冊

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出版

現代文藝雜論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本書實價三角五分

著作人

保爾

發行人

光華書局

印刷人

光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光華書局總店

各埠大書坊代售

目次

上卷

最近的法國小說界

現代佛蘭德文學

哈登論德國文壇

中卷

辛克萊小傳

喬治桑德五十週年紀念

巴黎聖母寺

莫泊桑的死因

巴特萊小記

一個神祕詩人的百年祭

下 卷

沈從文的「鴨子」

李健吾的「西山之雲」

「銀鈴」

一條出路

最近的法國小說界

小說是一種最普遍的文學，牠雖然不能像一個新詩派初起時那樣有激起一時的勝利的能力。但牠在民衆心裏的所取的寵愛，却是長久的，不變的。法國小說，從十九世紀起，內有巴爾扎克，斯坦達，弗羅貝爾，以及自然主義諸大家的勃起，外受麥瑞底斯一直到托斯退益夫斯基的影響，到現在可以說已經發達到極點，無論是在內容方面或是在技術方面。像這樣一個山嶺重重的廣土，要想從事測量一下，或得一個概觀，是很難的事；況且，限定於「最近」這兩個字範圍之內的作家，都是現存的，甚至於是很年輕的，我們以同時人沽定同

時人的作品，不用說，那更是很難準確的。現在我的法子是将他們各人所走的路徑給他們分類一下，讀過的東西則加上一點自己意見，別的不敢妄求。不過所引的書名和人名都是中國讀者日常所少見的，恐怕亂一點。

(1)敘述小說 我們第一應該提到那些以「小說」而出名的小說家，這就是說，那些文體家，那些故事家；因為，敘述的技術是小說的根本的技術。在這方面，勒買特要算一個。勒買特是一個有名的學者，詩人，批評家，戲劇家，政治家，同樣也是一個小說家；在每一塊園地裏，他都要動一動鋤，但比較有收穫的，大概要算他的小說。他的小說，無論是長篇短篇，多半是取材於歷史傳說或別人的書中；但他却會在舊的材料裏加入他自己的心靈。他是個極端冷酷的懷疑主義者，他喜歡看一切報仇和冒險的事情：他的 *Revell d'ombre* 和 *la Sirene*，就是最好的代表。*L'Innocente Diplomatie* d' *Helene* 和

Therite 是解剖心理變化的，*La Vieillesse d'Heten* 是對於「老之將至」的恐懼的流露。此外，他有時又用小說來作他的文學史的研究，如 *Mere et Fille* 研究塞維尼，*Journal du Duc de Bourgogne* 研究方內龍，但都不很好。雖然如此，他的這些故事在散文上和敘述上總不能不說是有相當的位置。

達勞兄弟 (*Jerome et Jean Tharaud*) 也是兩位成功的敘述家。他們倆簡直可以單用敘述的藝術來寫小說，不加一點描寫。在他們的一打多的作品裏，只有兩部是他們自己創作的，而且，在這兩部之中，*Dingley* 是受吉百齡的影響而成的，*la Maitresse Servante* 不過是一部重述的東西。達勞兄弟都是注重時事的人：如同大英帝國主義，*法蘭西新國家主義*，法國的殖民地的經營成績，*巴耳幹半島形勢*，猶太人在東歐的勢力等等問題，都成了他們小說裏的材料。但是，雖然材料只合於死板板的社會或歷史的論文，他們的作品却還是小

說。這祕訣就在材料的支配。他們並不多說，一個山上的遊記，一個俄國小鄉村的描寫，就可以使你覺得眼前將有巨大的變化，一半像真的，一半又像幻景。他們的文體也是正適於他們這種敘述，讀起來像好巴勒斯(M. Barres)的熱情的小說。

李納 (Han Ryner) 曾寫過耶穌和比達哥拉斯的故事，是一個哲學思想很深的作家。他痛恨現代生活的罪惡，在小說裏造起他的理想之國。他的想像很豐富，如 *La Jour des Peuples* 和 *les Pacifiques* 都能引起讀者的趣味。他的散文追宗波特來耳，是一種「詩的，音樂的，無韻無音節的散文，又柔和又有波瀾，足以應合靈魂的抽舒，夢的波蕩，心的躍動。」

(2) 唯美小說 「我所寫的多半是一種生活，無論這種生活是過去的或是現在的，只要在事情或人物上合我特別的口味，我就把牠寫下來。」這是雷尼

耶 (Henri de Tegnier) 在他的一個好青年的假期的序裏說的。雷尼耶也是法國現代唯美派作家之一。這幾句話足以代表他寫東西的態度。他寫了許多詩，也寫了許多小說。他的小說有時注重敘述，如他那三部奇怪的愛人，有時則注重瑣碎的地方，如熱帶人及愛與快樂，又有的時候，像在時之色彩裏，他又帶些象徵派的氣味。但是，無論形式上有何變化，他那憂鬱的享樂色彩却永遠浮在他的字裏行間。

和雷尼耶可以同列的有比耳路易 (Pierre Louys)。比耳路易也是一個縱慾主義的人，王爾德在法時曾和他做過好友，王爾德的莎樂美就是他幫寫的。他的作品可以阿富羅底 (Aphrodite) 爲代表，因爲這部小說裏包含着他對人生和藝術的全部的思想。這部小說是寫一個妓女的歷史，在這妓女身上，比耳路易表現出了他那崇拜肉體的愛和感覺的美的觀念。他以爲除了肉體之外，別的愛都

是胡說，感覺雖然淺薄，却爲發展智力之必需品，但他所說的肉體與感覺是指整個的美而言，不限定狹隘的肉慾。他在藝術裏追蹤古希臘的作品，因爲他認爲我們的世界從 Democrite 和 Pythagore 以來就沒有進步，現在和古時是同樣的野蠻。他又贊成裸體，在保叟王的冒險裏他高呼裸體的勝利，這也是爲了擁護藝術的關係。他是具體藝術的戰爭者，在他的 *L'Homme de Poudre* 一書裏，他說到創造的藝術高於一切，像王爾德一樣。

比爾米兒 Pierre Mille 是一個大旅行家，在他所著的小說裏甚至連中國都提到了。他嘗以吉百齡自比，但他的可愛的描寫和風味却又別有和吉百齡不同的地方。他的作品有三部可以說站得住，即 *Barnavaux et Quelque Femmes*, *Caillon et Titi*, *le Mouraigue*。這三部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每篇裏的中心人物中都有一個住殖民地的步兵，一個五歲的小男孩，一個在幻想生活的南方人。

在這些人之中，沒有一個是主角，但沒有一個人不是要緊的。在這些人的裏面，都有他自己存在；他把他的個人從經驗變做 *Barthevaux* 對於殖民地政策和國際政策的意見；他把他自己對於現代式的教育的懷疑灌入了 *Caillon* 的談話，他把一些北方故事造成了 *le Monarque* 的冷諷。他對於一切人的描寫裏都帶着一種憂鬱的情緒，使他們在讀者的腦子裏永遠留下一種美麗的印象。

麥歐曼德 *Francis de Miomandre* 也是一個酷愛東方的人，但他却沒有機會出來遊歷。他整天住在幻想裏面，他的小說也是他的幻想的結晶。這樣，他自己雖然不能到東方去，東方却漸漸地在他眼前顯出，於是他終於寫了一部 *L'avenure de Thérèse Beauchamps*，裏面有中國人，中國街市，並且在中國人的性情方面寫得也不比別的東方作家壞到什麼地步，雖然大家都是一樣的荒謬。

(3) 異國小說和冒險小說 在這一派裏最受人歡迎的要算法雷耳 (*Clairville*)

Harrere)。他的小說並不像陸蒂 (Pierre Loti) 那樣忠實，不過爲引人的好奇心而寫罷了。所以他寫中國，安南，日本，土耳其，事情都是光怪陸離的。如鴉片煙 (Fumées d'opium) 一篇就是一個好例！如果你想翻開看看中國人在他的目光裏是什麼樣子，那你就失望了：全篇都充滿了荒謬絕倫的傳說和故事。在他的成打的作品裏，有些還有一點神祕心理的描寫的特長，有的則簡直成了通俗小說。

異國小說和冒險小說在戰前就很風行，大戰起後，法國人對於外國的趣味突然增大。有許多小詩人，這時也做了小說家，比如 Jean Calmoch 寫了 Lu-elle Etrange Histoire，Louis Chadourne 寫了 L'Inquiete Adolescence，Pierre Beolb 寫了 Konigs mark 和 L'Atlantide 等篇。此外還有女作家 Pierre Mac Orlan 也以想像的冒險小說出名，有冒險家指南 (Petit Manuel du Parfait

aventurier 一書。Jean d'Esme 喜在異國故事內插入戀愛喜劇，Thi-Ba 一篇就是敘一個安南姑娘的事情。Henry Daguerches, Jean Ajalbert, Jules Boissiere 也都寫的是安南事情。在寫中國色彩的小說家裏，則有著 D'Adres Rene Lays 的 Victor Segalen，他的文字很有詩意。Louis Bertrand 寫北非洲也很成功。把白種帝國主義的罪惡大膽地托出。

(4) 想像小說 想像小說在小說界裏從前向來是佔很大的地位的，從自然主義興起，想像小說的流行遂等於零，所以他算是自然主義之大敵。十九世紀過去了，自然主義也隨着失了牠的勢力。這是想像小說的好機會。但也不行，牠這時已經變成一個受創的拳師，一時不能振起，雖有不少作品出來，終不能重獲以前的光榮。比較好一點的作家，恐怕要算波其(H. emir Bourges)。他指責自然主義把活人弄得又滯板又畸形，因而提倡莎士比亞時代的文學。他的小

說都是寫外國貴族英雄的事，很像抒情詩，尤以 *Oiseauxsen volenb* 及 *la Net* 爲最著。羅斯尼父子 (*J. H. Rosny aine et J. H. Rosny Jeune*) 是寫社會小說的人，但他們的成功却在想像小說。他們的背景多半用前史時代，在 *Vamirch*，*le Fellingéant* 及 *la Guerre* 裏，他們那原始人類的圖畫實在是別人所難及的。大羅斯尼的朋友 *Maurice Renard* 也是寫想像小說的，善把科學研究的結果和神怪的想像合於一處。如愛倫波，*Maurice Maindron* 則酷愛往古，所作多十六七世紀的貴族軼事。還有 *Ernest P. Siclari* 也很有人讀，他是個崇拜巴萊斯 (*Barres*) 和柏古伊 *Péguy* 的軍人，他的小說是他的軍事經驗和神祕的觀念所織成，愛國的熱情和舊教的思想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。

(5) 戰爭小說 在歐戰以前的法國，戰爭小說也像在別國一樣，寫得並不少，即使有，也不過是一兩本帶着狹義的國家主義的通俗讀物，而且沒有

一本寫得好的。歐戰起後，在那不安定的民衆心理狀態中，所產出的幾部小說也都是些迎合當時戰爭狂的東西，一點也不自然。不久，協約國勝了，而法國所得的戰利品却是窮困與寡婦，人民才漸漸感到了戰爭的痛苦。在這種痛苦的呻吟中，有一部大作品這時應時而生，這就是巴比塞的火。巴比塞是一個在描寫技術上與左拉相彷彿的作家，曾著有地獄一部小說，他的長處是能在文字中把理智和情感融在一處。在火裏他帶着極端非戰的觀念，把大戰的恐怖盡情披露出來。火雖然祇是一個日記的東西，却完全是他個人的忠實的經驗的結晶，裏面沒有驚奇的結構，沒有超人式的人物，沒有安坐在後方的紳士們的哲學思想……總之，他是一個「人」的日記。火出版後立刻就銷到十萬以上。自然，巴比塞寫小說是有所爲的，因爲他是個革命者，但在忠實方面講，他的位置却不可忽略。烈士的生活也是一部寫大戰的作品，把當時人民的情形，從政治家

一直到街上的野鷄，都包括淨盡。牠的著者杜哈美爾是個心腸溫柔的詩人。在時事問題上他並不像巴比塞那樣急進，他主張退後。他對我們的近代文化抱悲觀，他的傑作文化就是證明。他認為文化是在人心裏：「只有把清潔的心連合起來，才能挽救我們這不幸的世界。」這是他的口號。

都吉里斯 (Roland Dorgelles) 也是一個寫大戰的，他的作品是 *Les Croix de bois* 和 *Cabaret de la belle femme*。於描寫戰壕中的生活和衝鋒時的情形，牠們和巴比塞的火相彷彿，不過字句間却比火裏的感傷一點，沈痛一點，這是都吉里斯的特長處。

在別一方面寫大戰的也有許多，如 Jean des Vignes 是寫前線的軍官的，Paul Reboux 是寫巴黎西方的鄉下的情形的，Marcel Prevost 曾寫過當時在法的英國兵，Jean Schlumberger 則專注意當時的道德問題……實